

如銅鏡，及中國文書，本爲中國所固有。以及有中文題識之絲織品，與上述各件同時並出於一墓中，樓蘭文化之中西混交狀態，不難由此窺其厓略也。

3. 建築及雕飾 在樓蘭強烈風蝕之下，當然無完整建築物，供吾人研究之資料。但自斯坦因氏，斯文赫定氏，由考古上所發見之殘餘物件，由雕刻紋樣上風格，亦不難窺見藝術之一二。斯坦因氏於一九〇六年，在密遠古廢寺院遺址中，發見隱埋牆中柱子，柱頭作旋雲對稱式。據斯坦因氏稱，謂有百泄波里城（Persepolitan）作風。又在柱旁牆壁龕中，有幾件泥塑佛頭，及殘坐像，其頭部雕刻及衣褶之配置，完全同於希臘式。同時在坐像底部，發見用婆羅謎文字體寫梵文貝葉書。（同書第八三頁，又第五一圖。）據斯坦因氏作年代觀察，最後不能出第四世紀。其他有木雕各種之裝飾品，其藝術上之風格，幾全爲羅馬希臘式藝術系統，又參雜波斯固有之風格，由月氏人，或波斯人，輸入至新疆，再進而至內地者也。試舉數例以明其然。一爲捲草紋。日本人稱爲忍冬唐草。斯坦因氏於一九〇六年冬，在樓蘭遺址一小佛寺中，發見若干木刻殘片，有一件爲浮雕連續不斷之卷草紋，由中間之連環發券，左右對稱，其三葉花，適填滿其空隙，下部邊緣略隆起，刻斜紋方格，兩端作直角銳角形，似爲四方鑲邊之一邊。（同書第一〇一頁六一圖⁹。）按斯文赫定氏於一九〇〇年，在樓蘭遺址，亦發見同樣之木雕卷草作風，及邊緣隆起之刻紋，完全與斯坦因相同。惟爲直行連續迴旋，不作左右對卷爲異耳。（格柏孟樓蘭圖版一、第一圖。）後柏格孟根據斯坦因及赫定遺物，由其兩端之薄梢，繪鑲邊全形於樓蘭著述中（同書八〇頁插圖一。）（五）並謂此乃由科伊（Koi）所得犍陀羅石浮雕所摹來。余按卷草紋樣原出於希臘，以三瓣爲中心，屈折迴環，變化無窮。後由希臘傳至東羅馬及伊蘭，故在波斯羅馬藝術中，亦嘗引用爲裝飾紋樣之主幹。在中國西漢，自漢武通西域後，亦隨葡萄紋樣同時輸入中國。例如漢代銅鏡背面，間有雕鏤卷草紋樣，雜以異獸者。又余於民國三十年春在陝西城固漢墓中發見之銅盤，邊亦作卷草紋。是在佛教入中國以前，中國藝術上，即已有與希臘式類似之卷草紋樣，不必借助於犍陀羅之浮雕也。及至佛教傳入，卷草紋又運用於佛教藝術中，例如北魏時之若干石造像，